

豫章叢書

第二二冊

四書經疑

毋通

丙辰冬月
于幸昌得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經部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尙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

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
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
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
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
日知錄蓋猶沿元
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
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

元 王充耘 撰

大學一書言明明德新民經曰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先儒謂正心以上皆
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然考
之傳文意既誠矣猶不能無欲動情勝之失心
既正矣猶不能無五者之偏身既修家既齊國
既治又不能無務財用在小人之害何歟

以修身治人對言則修身以上皆所以修己齊家以
下皆所以治人未有治人不本乎修己者故自天子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一
至於庶人凡有國家天下者一切皆以修身爲本然
身之所以修由於誠意正心身既修然後能齊家治
國平天下故經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
修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亦曰意既誠矣然後可
以正其心心既正矣然後可以修其身此身既修然
後可以漸而推之以及國家天下初非謂意誠則心
不待存養而自正心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身修
則家不待教而自齊國不待治而自治天下不待平
而自平也使修其一其餘不必用力焉則一格物而
修己治人之事畢矣又何待節目之詳有八耶

大學曰國治而後天下平孟子曰脩身而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後天下平中庸言篤恭而後天下平天下平一也其致之之功不同何歟

語其序則始於治國論其本則在於修身論其道則在於愛親敬長語其要則篤恭足以盡之蓋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修己以敬所謂篤恭也安人安百姓所謂天下平也

大學齊家治國章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與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同否

大學爲治人者言之故不能不求諸人而非諸人夫子爲修己者言則寧不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然大學亦言有諸己而後求無諸己而後非則亦未嘗不以自治爲急也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中庸言明善誠身其旨同歟

聖賢之學惟致知存養二者兼致其力而已蓋物理有所未明則存養之功固無所施踐履有所不力則

所明又非已有故聖賢設教於知行不可以偏廢焉
論語之博文約禮卽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
誠身卽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

大學齊家一章以孝弟慈爲修身立教之本下
文引康誥如保赤子以慈愛之義而不及乎孝
弟何歟

自君子事長使衆言之則三者不可偏廢引書以明
慈愛之義則舉一足以見其餘

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
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

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何歟
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
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
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其所指則不無少異也

大學末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言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末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內三言得失所指固不同
矣先儒乃謂之語益加切何歟

首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而未嘗言何爲而得何爲
而失也次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已切於前矣而

未嘗言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也末言忠信以得驕
泰以失則所謂善不善者豈不昭然而可見哉謂之
語益加切信矣

大學九章言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衆而終之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十章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而繼之曰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其旨果有異歟

國家天下雖有大小之不同其治之之道則一而已
故孝弟慈所以修於身而教於家者也而施之國與

天下亦同此道焉上章終之以恕是以責人之恕言
後章繼之以絜矩之道是以愛人之恕言

大學誠意一章兩言慎獨中庸首末兩章亦兩
言慎獨一主誠而言一主隱微而言其旨同歟
程子於論語子在川上章言其要只在慎獨仲
弓問仁章言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洒掃應對章
言君子只在慎獨程子之言於二書本旨將奚
取歟

聖賢之言慎獨雖各有爲而言然其欲學者致謹於
閑居獨處之地則一也是故大學於誠意章兩言慎

獨而中庸首末二章亦於慎獨而言之皆以致其丁寧之意耳蓋閑居爲不善則意不可得而誠於隱微處而縱恣焉則體道之工亦爲間斷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道之在天地間如川流之運乎晝夜何常有毫髮之間學者能脩身慎行勉強於人之所見而不免縱弛怠惰於人之所不見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其要只在慎獨爲仁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執事之敬如此私意固無所容矣然使其居處而不恭恪焉則天理安能以嘗存故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惟其於閑居獨處而恭謹焉故其出門使民

之時自不至於懈怠也洒掃應對事之粗而小人之所易忽者也脩身治平事之大人之所致意者也然事有小大而理無精粗於小者而不加謹焉則大者亦有時而虧廢矣故君子只在慎獨要不可以爲近且小而忽之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所謂本末始終

先後同歟異歟

本末始終先後其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在所當先末終在所當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以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而已此其所以有不同

大學曰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有不終者也與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之旨同否

孟子所言固本諸大學然大學以好仁屬之君而好

義屬之臣民故以下好義爲上好仁之效孟子以仁義望梁惠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故言仁義各有其效此爲小不同耳然孟子之言亦大學之餘意也

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言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或先言得而後言安或先言安而後言得其言不同何歟

大學之知止與孟子之自得爲對能得與孟子之左右逢其原爲對故大學之知止而後至於能安卽孟子自得而後居安也孟子居安而後取之左右逢其